

肅清胡風黑幫 反革命文學作品的毒害

中國青年出版社

9065

肅清胡風黑幫
反革命文學作品的毒害

· 中國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本書中共收了六篇文章，着重批判胡風黑幫骨幹分子路翎的反革命小說，魯藝、綠原等的反革命詩歌，以及胡風的“和新人物在一起”。文章中通過分析、批判，指出胡風黑幫利用文學形式所散佈的反動思想，幫助廣大青年讀者認識這些“作品”中的毒素，從而提高覺悟，更堅決地和反革命分子進行鬥爭。

書號 845 文學 195

肅清胡風黑幫反革命文學作品的毒害

編輯者
出版

青年·開明聯合組織
中國青年出版社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總經售

新華書店

印刷者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

開本 787×1092 1/32

一九五五年九月北京第一版

印張 2 7/8 字數 57,000

一九五五年九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定價(3)二角

印數 1—19,000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定價二角

目 次

路翎的反革命的小說創作	康 濯 (1)
認清“窪地上的‘戰役’”的反革命本質	陳 涌 (17)
胡風反革命集團底“詩”的實質	臧克家 (27)
魯藜的反革命詩歌	蔡 羣 (44)
綠原在“作品”中所表現的法西斯思想	力 揚 (60)
胡風所寫“和新人物在一起”的反動毒害	孟 凡 (72)

路翎的反革命的小說創作

康 濯

路翎是胡風反革命集團最主要的骨幹分子之一。胡風集團一方面秘密通過各式各樣的反革命活動以至於直接屠殺人民的劊子手行爲，妄圖配合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匪幫“消滅”和“肅清”我們偉大的革命事業；另一方面，更公開以文藝爲幌子，以“人類靈魂的工程師”爲招牌，通過他們系統的反革命的理論、創作和翻譯活動，幹着毒害人民的“靈魂的劊子手”的罪行。路翎這個反革命分子，這個把全國解放當作“苦難”的暗藏分子，就是胡風集團中最猖狂的靈魂劊子手之一。路翎一直以自己的創作忠實地服務於反革命的政治目的，路翎創作中的反革命的毒素，浸透在他全部作品的每一個字句中間。

大家知道，對人民的態度和看法，這是一切階級和個人的革命、不革命或者反革命的政治標幟。而路翎作品中所表現的對於人民的看法，恰恰是實踐着胡風的反革命理論，跟美蔣匪幫眼中的人民達到了異曲同工，毫無差別。

在全國解放以前，路翎小說中所描寫的當時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人或其他勞動人民，全都充滿着一種所謂原始的野性、極端的瘋狂性、癡癲性和所謂卑微的求生願望的感情，全都是些處在混亂狀態中的盲目反抗與互相拚殺甚至是自我摧殘的畸形的人物。這些人物面對自己悲慘的生活所採取的行

動，不是對於剝削階級的反抗，而是互相間的狠毒的嫉恨，互相間的處心積慮的欺詐和爭奪，互相間的野蠻的毆打；或者是弄死自己的兒女，在女人的身上發洩一陣原始的殘暴的色情，把自己的老婆痛打得鮮血淋漓，以至於自己也來一個自殺。這些人物有時候也有互相的愛護或自我的安慰，但愛護往往是在互相毆打以後的一瞬間，不知怎麼又互相抱頭痛哭；安慰却幾乎只是表現在人物臨死的時候，望着廣闊的蔚藍的天空，心裏忽然湧起了一種什麼柔和的甜蜜的感情。路翎的那些人物，都是完全沒有理性的動物式的瘋子；被路翎的人物引為唯一的最大的希望的事物，就是陰暗的絕望和死亡。

請看看路翎在一九四六年九月寫的“在鐵鍊中”吧！小說描寫一個眼睛紅爛得快瞎了的何姑婆，帶着兩個紅苕，去鎮公所看她的因為欠了豪紳的債被抓去勞動隊裏囚禁起來了的丈夫何德祥老漢。這是一對平日感情不壞的老夫妻。當老太婆在鎮公所門前碰見了在囚犯隊裏挑石塊的丈夫，馬上就大叫着跑了上去；但老漢不理她。老太婆又託人把紅苕送給老漢，老漢却光跟送紅苕的人瞪眼睛，不要吃。後來何德祥跟着囚犯們“冷酷地爬上蓋房的高架，毫無猶豫地工作着”。何姑婆走去叫他，給他紅苕，他却暴怒地喊：“我不吃！你自己吃去！滾！”有人勸何德祥接住紅苕，老漢却在架子上跳着叫：“我不要！我討厭死了她！叫她滾！”當何姑婆正為老漢的無情而傷心的時候，被作者描寫為“給一些老板娘、保甲長、小夥計愛着”的豪紳和鎮長來了。於是，“在溫暖、明媚的陽光下”，何姑婆跑上去為丈夫哀求豪紳。正在這時，何德祥迅速地拿起一塊瓦片，準確地砸中了老婆的後腦；老婆倒下了，他却湧起了

“殘酷的歡樂”，以為復了仇，即刻重新開始了工作。但當鎮長命令把何德祥抓走，老漢却又可憐起了他的受傷的老婆，說她一生辛苦，對人慈善；並且哭着和她談了一陣關於命運的話，拿起了紅荳，走了。

這就是“在鐵鍊中”的生活和人物的形象。這也可以說是路翎的其他許多作品中的所謂勞動人民的形象。但何德祥夫婦的形象還遠不是路翎所創造的人物中的突出的例子。在作為代表作的“飢餓的郭素娥”中，路翎盡情地描寫着什麼“肉體的飢餓”和“靈魂的飢餓”，讓一個所謂勞動人民劉壽春猛烈地從腹部下面拉下郭素娥的褲子，然後把燒紅的火鏟貼到女人的大腿肌肉上去，“使豐滿的肌肉嘶嘶發響，變黑，冒出一股混着血的焦氣……”在“羅大斗的一生”中，盲目瘋狂的流浪漢羅大斗冷酷地虐待着跟他相好的女人，毒打，惡罵，讓女人躺在地下同他睡覺，然後他就在一塊巨石上一頭撞死。而“蝸牛在荊棘上”裏的黃述泰，結局是只能凝視門外流浪者的無窮的天地；“燃燒的荒地”裏的郭子龍，只能絕望地叫着，噴着血，然後死掉。此外，在“易學富和他底牛”與“王老太婆和她底小豬”中，作者把勞動人民的互相的關係，描寫成仇敵一樣地沒有任何彼此的同情。當易學富瘋了的時候，只有他那頭牛“顯得很安寧，躺在易學富的身邊：人們的吵叫也不會驚動牠”。而當王老太婆死了，也“只有她的小豬悄悄地爬過來，挨着她的身體在泥濘裏睡下”。甚至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在我國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已經轉入全國規模的反攻的時候，路翎竟在他的短篇小說“屈辱”裏，編製了這樣的一個故事：翻砂工人何德銀的老婆到工廠來找她丈夫，老婆正懷着孕，在廠房裏生下了孩

子，於是工廠老闆抓住何德銀，要他馬上掛紅放鞭炮，否則沖壞了運氣就要他賠；工人何德銀便在這時瘋狂地扼死了他的剛落地的嬰兒，並且“還覺得這非常痛快，覺得他已經從那屈辱、勞苦、疲憊可怕的生活，那非人的痛苦裏掙脫了……”

原來我們的處在解放前夕的偉大革命鬥爭中的勞動人民，竟是這樣一羣野獸般瘋狂的卑微的人物！這是怎樣一種猖狂的毒辣的反革命宣傳！從上述全國解放以前路翎的主要代表作品，我們看到這個靈魂的劊子手是在怎樣頑強地為美蔣匪幫的血腥統治服務！路翎在他的作品中一方面嚴密地封鎖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偉大革命運動的情況，不讓有一個字給讀者看到這個偉大革命風暴的影子；另一方面就以全副的精力佈滿陰暗無邊的雲霧，並又費盡心機地大喊大叫，把中國人民的形象捏造成如胡風曾經描寫過的那樣在玻璃窗子上亂碰的蒼蠅，而且越臨近全國解放就為他的前途的“苦難”叫得越凶——請看呀，“勞動人民”的命運就是永遠生活在衝不出去的玻璃窗子裏面！你們像凶猛的野獸一樣互相瘋狂地鬪鬪吧！或者像馴順的家畜一樣卑微地勞動吧！然後，你們可以噴着血殘酷地死去，或者躺在小豬的身邊平靜地死去！死，就是你們唯一的安慰、出路和前途！——路翎就是這樣不遺餘力地在讀者當中散佈着反革命的毒害靈魂的細菌，妄圖把我們偉大的勞動人民，變成為鞏固反革命統治的或瘋狂或馴順的動物式的奴才。

然而，反革命的奴才不是別人，恰恰正是胡風集團和路翎自己。路翎筆下的勞動人民，不過是對於勞動人民的徹頭徹尾的敵視、仇視和誣蔑，不過是把他自己和胡風集團的奴才的

靈魂無恥地硬加在勞動人民身上而編製出的所謂形象。但路翎還並不滿足於他的這些“勞績”，他還要狂熱地爲他的反革命階級捧場，還要狂熱地歌頌像他自己那樣反動透頂的知識分子，並且抑制不住地要把這樣的知識分子擺在反革命的最尖端，以便公開地攻擊革命——這就是被胡風捧上了九重天的路翎的長篇小說“財主底兒女們”的主題，也是路翎描寫知識分子的其他作品的總的主題。聽聽路翎在“財主底兒女們”中極力歌頌的那個反動的知識分子蔣純祖，對於革命集體的咒罵是何等猖狂的吧！

“你們這些室裏面的革命家，你們這些籠裏的海燕！——我在這裏，說明：假如你們容許我，一個小布爾喬亞[⊖]，在這裏說幾句話，請你們尊重發言次序，”他猛烈地大聲說。“我誠然是從黑暗的社會裏面來，不像你們是從革命底天堂裏面來！我誠然是小布爾喬亞，不像你們是普羅列塔利亞[⊕]！我誠然是個人主義者，不像你們那樣賣弄你們底團體……你們害怕打碎你們底囚籠！你們說自我批判，你們的批判就是拿別人的缺點養肥自己……壓迫別人的心，什麼批判也不行的！我們都是痛苦的人，我們都是活人，我們都有苦悶，愛情的苦悶，事業的苦悶……人與人之間的仇恨和不理解的苦悶……”

這不是赤裸裸的反革命的聲音，不是不久以前胡風集團和路翎自己向黨和人民發動猛烈進攻的時候所“拋擲”出來的聲音麼？路翎在“財主底兒女們”等作品中所創造的知識分子的形象，正和他筆下的勞動人民一樣，不過是對於我國革命知

⊖ 即小資產階級。

⊕ 即無產階級。

識分子的狂暴的醜態，不過是胡風分子們的反革命的靈魂的自白；其目的同樣是爲了散佈反革命的細菌，妄圖罵倒和打敗我們的革命隊伍和革命事業，以便把我國千千萬萬革命的知識分子毒害成和他們一樣的奴才。

總之，全國解放以前的路翎的作品，以其深深浸透着的反革命的毒素，胆大包天地全部攻擊着人民的革命事業，爲他的反革命事業開闢着思想障地，直接支援着蔣介石國民黨的反共反人民的活動和反革命的戰爭。路翎便是這樣通過自己的創作，在解放以前就充當着美蔣匪幫的忠實的出色的走狗。

路翎創作的思想基礎來源於胡風的理論體系。胡風的理論又來源於柏格森^①和弗羅伊德^②，來源於曾被希特勒奉爲至寶的尼采^③，來源於托洛茨基和一切爲法西斯帝國主義服務的反動學派；胡風的理論與馬克思主義是正如火水之決不

① 柏格森(1859-1941) 反動的法國唯心主義哲學家，神祕主義者。他是社會主義、民主和科學唯物主義世界觀最凶惡的敵人，影響最大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哲學家之一。柏格森的反動的、親法西斯的思想是替剝削和軍事侵略作辯護的。它認爲階級的統治和支配是一種“自然的”社會狀態，戰爭爲不可避免的“自然規律”。

② 弗羅伊德 維也納精神病醫生。他認爲意識是受“下意識”支配的，而“下意識”的內容就是“性愛”。意識由於“性愛”和“社會環境”的衝突而生。德國法西斯主義者曾利用它爲自己的仇視人類的行爲作辯護。美帝國主義者正利用意識受“下意識”支配的“學說”來爲人們的最卑鄙醜惡的慾望和本能辯護，並促使這種慾望和本能繼續增長。

③ 尼采(1844-1900) 極端反動的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資產階級剝削和侵略行爲的公開辯護者，法西斯“思想家”的先驅。他認爲勞動是恥辱，人民羣衆是“奴隸”，是“畜羣”，而奴役是“文化的實質”。尼采的哲學就是唯意志論。尼采否認客觀規律性，認爲意志具有決定性的、第一性的意義。他爲“老爺等級”鼓吹極端的個人主義(崇拜“超人”)，鼓吹獸性的侵略。過去，尼采的哲學曾被希特勒分子廣泛地利用過，今天，它又被帝國主義的“思想家”利用着。

相容。馬克思主義認為歷史的動力是人民，是階級鬥爭和人民的創造性的勞動。歷史的阻力是剝削階級及其經濟基礎。胡風却和國民黨陳立夫的反動哲學“唯生論”一樣，認為歷史的動力是人民的求生的願望，或者叫作求生的野性，或者叫作人類靠它繁衍的卑微的感情；歷史的阻力也根本不是剝削階級，只是人民的安命精神，或者叫作精神奴役的創傷。但歷史的動力又是以歷史的阻力為內容的；於是，胡風所謂的人民的“內容”，就是求生的願望被精神奴役的創傷所包圍的統一着，但却對立着、激盪着、糾結着、相生相剋着的一片浩漫的大洋，而這又正跟托匪葉青把中國人民看作是最落後、最野蠻的安命的奴隸的論調達到了完全的一致。因此，當一九四二年毛主席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向全國文藝界“大喝一聲”，號召知識分子出身的作家深入人民羣衆的鬥爭生活，改造思想，歌頌工農兵勞動人民的時候，胡風緊接着便在國統區針鋒相對地“大喝一聲”，說當時當地的知識分子原來就已經和人民結合，甚至說當時當地的知識分子都已經是在向工人階級輸入革命理論的馬克思主義者，根本用不着什麼改造；並說知識分子作家的莊嚴的任務只在於發現並反映人民的自發性和描寫人民的精神奴役的創傷，對這個“創傷”的昨天性痛恨、鞭打、痛哭甚至不惜用流血手段，對這個“創傷”的明天性就熱愛、讚頌、歌唱甚至沉醉地願意為它們死去（以上均參見胡風“論現實主義的路”和“為了明天”）。請看：作家讚頌和歌唱的，也應該是從剝削階級的精神奴役而來的人民的“創傷”！這真要感謝剝削階級的“奴役”，否則我們的人民將沒有什麼可以歌頌的東西！這是任何人能够絲毫容忍的論調麼？

這是對人民、對歷史、對革命的狂妄透頂的誣蔑！這是十足地跪倒在美蔣匪幫跟前的反革命理論！這種理論飽含着沒落階級極端反動的虛無、頹廢、破壞和瘋狂，飽含着剝削階級的世紀末的猖獗的報復！這種理論和胡風在另外的地方高呼的“一個人是一個世界”、“只要具體的活的個人，不要抽象的死的階級”等等論調互為呼應，構成了胡風的不要階級、不要世界、我就是階級、我就是世界的法西斯主義的唯我論。而路翎在解放以前的作品中創造的人物，就極為深刻地體現了胡風這一整套為帝國主義國民黨服務的反革命理論。

全國解放以後，路翎創作的反革命性質發展得更為頑強。比如解放初期的“女工趙梅英”，就是把胡風集團反革命的唯我獨尊的思想卑劣地硬加到女工趙梅英的身上，極力歌頌趙梅英對於革命集體的狡猾的欺騙和瘋狂的反抗，因而惡毒地侮辱與攻擊了工人階級。“朱桂花的故事”更把一個工齡很短的農村婦女描寫成模範工人，她的模範事蹟却只是所謂態度好，笨，老實；而當她的剛被我們從蔣匪軍中解放過來的丈夫叫她回農村去種地的時候，她馬上就找軍事代表要求回去；農民出身的軍事代表像兒戲一般地跟她談了一陣莊稼人的生活，勸她不要回去，她却始終堅持着自己的要求，但又意外地走了出來，突然從一個平日不愛唱歌的人反常地跑去和女工們一起高聲大唱，而且馬上決定不回去了，她的丈夫也同意了；第二天，工廠給她發獎的時候，她那個覺悟很低的丈夫，還居然上台去講了話。就這樣，路翎滿懷仇恨地把我們的工人勞模捏造成為精神失常的躺在地下爬不起來的卑微的人物，把我們經過長期革命鍛鍊的軍事代表捏造成為聽任反革命的

作者惡意嘲笑和玩弄的形象。路翎忍耐不住對於我們新社會的強烈的憎恨，竟在作品中公開誹謗工人階級，借助着我們新社會的主人的外衣，散佈着他那人民的卑微感情和瘋狂的精神狀態的反動觀點，散佈着他那反抗革命集體的細菌，妄想繼續毒害我們偉大的人民。

那末，“窪地上的‘戰役’”和“戰士的心”又是怎樣的呢？誠然，這些小說的面目有些改變；但這不過是用另一種毒素更大的東西裝扮了起來，因而反革命的細菌更為濃密。並且，這些描寫抗美援朝鬥爭的小說中的細菌，實質上依然不折不扣地繼續着路翎的一貫的反革命觀點，把他這種一貫的觀點隱蔽得也即是發展得更加尖銳和猖狂。

首先，作者給這些小說中的人物披上戰鬥中的志願軍戰士和朝鮮人民的外衣，捏造出一些所謂戰鬥生活的故事，並給這些人物打扮成充滿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充滿對和平的幻想和豐富的內心生活的面目。你看，這樣的作品難道還不是好作品麼？然而，剝開上述的裝潢，我們看到路翎用他的靈魂劊子手的筆，把我們偉大的志願軍戰士和朝鮮人民橫暴地塗改成令人不能容忍地渺小的個人主義與低下和卑微的人物——這些人物的思想基礎，不是懷念家鄉和親人，就是幻想老婆燒燒火、丈夫掃掃院子的所謂和平生活；也即是胡風分子們的所謂人類靠它繁衍的那一點卑微的感情，或者是陳立夫的“唯生論”所宣揚的那一點人生的根據。路翎就是這樣巧妙而惡毒地全部推翻了偉大的中朝人民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思想覺悟的基礎，全部推翻了偉大的中朝人民對於英雄主義的戰鬥勞動的自覺和對於保衛和平與創造幸福生活的遠大的嚮往與

追求，全部推翻了我們人民志願軍的共產主義的思想武裝和性格，並以胡風們的那一點卑微的感情狂妄地代替了上述的一切。這種偷天換日的代替，不僅沒有任何共產主義思想的影子，不僅永也無法通達到共產主義，而且是與共產主義針鋒相對，甚至是與任何一個普通的中朝人民或普通的個體農民的思想覺悟針鋒相對的。當反動的作者懷着他的強烈的感情，讓我們志願軍的戰士不論在火熱的戰鬥中或是在日常生活裏，日夜低迴着家鄉小河邊摸魚的生活和鄰家姑娘的調皮的大笑的時候，作者是在多麼專橫地硬把他的人物和讀者拉向虛無縹緲的世紀，拉向“世外桃源”^①！如果說，在我國歷史上封建階級混戰的年代，陶淵明寫出了某些人的世外桃源的幻想，那是自然的合理的事情；那麼，在我們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與保衛世界和平的正義的朝鮮戰場，路翎却要把中朝的戰士和人民拉向世外桃源，這難道不是在存心佈置渺茫的陰暗的天地，以便瓦解我們的部隊，瓦解中朝人民的鬥志，去為華爾街的老闆幫忙麼？

其次，在路翎的描寫抗美援朝生活的小說中所安排的故事，都是捏造出來的同部隊和戰爭的紀律與要求完全敵對的所謂戰鬥生活和場景。路翎把我們有着高度自覺的紀律的部隊和我們的部隊所進行的高度現代化的嚴肅的戰爭，編製成為可以任他那些卑微的人物獨來獨往與自由發洩的環境。偵察員可以在砲火連天的前綫兒戲般地隨意摸自己的哨，副連

① 世外桃源 晉朝詩人陶淵明，對當時的社會深表不滿，他寫了篇“桃花源記”，虛構了一個和現實社會隔絕的境界。後人稱這種與世隔絕的境界為“世外桃源”。

長可以把一場極其重要的戰鬥隨意提早發動的時間，團政治委員也可以聽憑個人的喜愛毫無原則地調動任何人的工作；而這一切都被路翎歌頌爲天經地義。路翎並讓他的戰士在激烈的戰場上各幹各的，各自想入非非，各自發洩個人的一切；並且據說這還是路翎對於我們的戰士的最大的表揚，理由是在戰場上“一個戰士就是一個建制”，於是就顯得我們的戰士有着更高的“覺悟”。不用說，這是胡風的“一個人就是一個世界”的反革命觀點的絕妙發揮，這是發洩胡風們的個人瘋狂性的美好環境的佈置；而在這樣的情況下，每一個戰士對於各自的家鄉親人的想入非非的所謂“豐富的內心生活”的安排，不過是作者有意要跟激烈到間不容髮的戰爭場景畫上尖銳的對比，以便於使作品中的戰士瘋狂地走向死亡，或是陰暗地走向犧牲，並且也把讀者帶向或瘋狂或陰暗的心境。路翎就是這樣散佈着極端反動的個人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攻擊着革命部隊的紀律和整個的革命集體，妄圖腐蝕和瓦解我們偉大的革命事業。

最後，路翎還在“窪地上的‘戰役’”裏嚴密地設計了與盡情地歌頌了一個反動的罪惡的愛情。路翎一方面在字裏行間以革命的紀律不容許小說中的愛情作幌子，一方面却又不遺餘力地讓那個愛情悱惻纏綿地發展到難分難解。一方面在幌子上卑鄙地寫着那個愛情是在中朝人民深厚感情的基礎上發展的什麼高貴的愛情，一方面却又暴露了那個愛情其實只是建築在老婆燒燒火和丈夫掃掃院子的卑微的基礎上。路翎並且狠毒地把王應洪的班長和連指導員以及團政委都塗抹成兒女情長的醜陋不堪的人物，這些人物打着要把王應洪和金聖

姬引導到割斷愛情與走向更高覺悟的幌子，實際上却是以反動的溫情，強烈地惋惜着也即是強烈地鼓勵與助長着這一個罪惡的愛情的發展。這就使從班長到團政委都自覺地成為了這一件愛情的媒人，因而當作者在最後不能不把王應洪在戰場上任意犧牲掉的時候，作者竟公開地經過從班長到團政委的意願，把金聖姬送給王應洪而又染上了王應洪犧牲時候的血跡的手帕，又送還給金聖姬，就這樣批准了並且完成了一件中世紀的剝削階級那一類“英雄與美人”的所謂高貴的節烈的愛情，也即是完成了我們時代的鬥爭生活中的一個愛情悲劇的結局。於是王應洪和金聖姬的世外桃源的幻想，只落得一個“可憐無定河邊骨”^①的收場。請看呀，抗美援朝就是這樣的悲慘和陰暗！這是以正義戰爭反對侵略戰爭，還是反動的為帝國主義服務的反戰？這是在高呼保衛世界和平，還是在叫囂反革命的和平主義^②？路翎的回答是後者而不是前者。路翎通過他所精心設計的這一件愛情，高高舉起了挑撥中朝

① “可憐無定河邊骨” 這是唐朝詩人陳陶寫的“隴西行”裏的詩句。全詩說跟北方的胡人作戰，戰死在無定河（在現今陝西北部）邊的人，“猶是深閨夢裏人”，他的愛人還在夢見他。寫出了詩人反對那種不義戰爭的情緒。

② 和平主義 和平主義在拉丁文中就是調和的意思。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政治思潮。它抽象地宣傳和平，反對戰爭。但它抹殺資本主義的存在就是戰爭的最深的基礎和根源這一事實。它同樣也否認：反對資本主義奴隸制和爭取社會主義的革命戰爭是合乎規律的和正義的。列寧在一九一五年指出：“和平主義及抽象地宣傳和平，乃是欺騙工人階級的形式之一。”只有在對世界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上，才能完全消滅產生戰爭的一切根源。但這並不是說在資本主義消滅以前，勞動羣衆、一切和平擁護者反對戰爭的鬥爭都是徒勞無益的。目前，全世界的和平擁護者，在世界和平堡壘——蘇聯的領導下成立世界和平大會，反對帝國主義發動戰爭，成為保衛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之一。